南疆逸史

南疆逸史卷四十一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三十七

隱遯

張鹿徵字挺星應天人都督可大子崇禎朝以世勛官錦衣衛儀正千户煤山之變殯於西華門百官無至者鹿徵獨縗

服哭臨守梓宮不去護表天壽山微服南避宏光即位復舊官陞指揮使馬阮亂政鹿微於城南建松風閣將歸隱焉大鋮欲殺周鑣雷縯祚鹿微不可故獄久不決其後羅織復社諸生將盡殺之緹騎四出先執陳貞慧吳應箕於獄鹿微與鎮撫司馮可宗會鞫語可宗曰此皆志節之士有何罪而將問得不加刑左兵南下乃陰縱之挂冠入棲霞白雲觀為道士更名怡自號白雲道者明亡終身素衣冠曰先帝讎未報服何可除山居鈔書著述甚富時往來松風閣望故宮慟泣然流涕年九十三而歿

鄭龍采字聖昭歸安人天啟辛酉舉於鄉於同年烏程丁永鑑交最契流連詩酒日夕不捲永鑑好百里北冶遊而龍采

則慷慨談經濟憂時憫世未嘗釋諸懷也謁選得婺川令道出湖廣謁巡撫何騰蛟語奇其才欲留為監紀辭曰朝廷命某宰婺州川不令參公軍事也及解組過楚何公已殉難矣歸遂祝髮入卞山不復與聞世事詩有高密堂集

費經虞字仲若新繁人早孤事母孝嘗刲臂療其疾好學敦行州里重之崇禎己卯舉於鄉十七年正月授昆明知縣有江西人選什邡典史攜幼婦偕行次沅州而典史卒經虞出私財棺殮之婦無所歸願適經虞不可擇士人嫁之而去明年土酋吾必奎敗其徒數百人皆當誅經虞察之皆良民縶縛饑困氣息僅屬乃釋其縛居之廡下煮糜哺之寢以薦草夜具牒白其冤上官屢訊執如初乃罪十二人而釋其餘給

資遣還鄉里其人歡舞叩頭去沙定洲據雲南逐黔國公羣僚憚其威允獨經虞與之抗禮又明年遷雲南同知是時蜀中大亂經虞鄉邑已殘毀而滇中復亂意忽忽不樂仕投牒乞歸巡撫吳兆元巡按羅國瓛不許具薦為廣西知府經虞力辭不聽又明年四月薙髮以示不返乃聽之甫出境而大盜孫可望入滇流寓雅州轉側入峽播遷沔漢之間兵戈饑饉瀕於危難者十年乃東遊家於揚州杜門著述揚之人罕見其面有毛詩廣義三十卷字學十卷雅論三十卷卒年七十三門人私謚曰孝貞子密隱居博學有父風

熊啟宇宇六開南昌人由貢生崇禎十三年時用為臨安府推官累遷兵備副使仍蒞臨安孫可望入寇啟宇被執謾罵

不屈賊義而釋之賊所至屠戮積尸數十萬啟宇為起大塚燔而瘞之歲饑民絕食發粟療之兩月獲全者無算士民為立祠後隱居不出不知所終

胡正言字曰從休寧人從上元少穎悟博學能文精究六書其所摹金石古文大小篆推重一時為國子監上舍生南京禮部檄令纂輯詔制全書校刊欽頒小學表忠記諸書以勞洛銓部當授翰林院職未赴而京師陷南都倉卒立君時尚寶諸璽悉淪於賊詔誥待璽以行署禮部事侍郎呂大器言於朝曰胡正言博雅工篆法可令督治立遣使召起工部考古式督工范金為之首成廣運之寶繼乃購大玉開局彫鏤龍文螭紐鐫皇帝之寶璽成正言又撰大寶箴一疏籍璽以

獻共略曰祖宗大寶傳歷永世自天啟中宮璽竊弄寶幾墜
地先帝聖明繼統拳拳持十有七年憂勤不息不幸淪喪
光啟陛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可以守位曰仁惟陛下祈
天永命以仁為寶克贊中興執仇雪恥纘服舊物則大寶永
永與天無極詩曰天難諶斯命不易哉守寶之道在是而已
疏上詔投武英殿中書舍人正言曰我豈以執博一官哉辭
不受而後國事日亂正言絕不談世務及南都亡屏居一樓
足不履地者三十年年九十一無疾而逝
逸史曰當金陵之建士大夫奔走勢要如鶩雖自號東林老
宿不難反顏攻正人以冀馬阮之憐而收之其後卒獻國以
自媚正言識官中書得日與樞輔接席豈非趨名位者一機

哉而冥冥然不顧寧屛居守正而以窮死其抱歲寒之節者歟夫貪名敗檢之夫叢集於上而貞堅直諒者泯沒以老此世之所以終否也

朱議霶字用霖寧藩支子裔也襲奉國中慰家南昌父統鎮崇禎丁丑進士議霶幼聰慧萬元吉與統鎮同年嘗過其家議霶時七歲與元吉奕指揮攻殺得勝乃已元吉大奇之統鎮知江夏縣縣固劇號難治議霶少年已得佐其父財賦出納悉斷其手老胥猾服毫髮不得侵欺已而父卒官推官某素與之隙以其在任時嘗修城隍耗金十萬牒取其籍欲從中有所劾治老胥匿其籍大索不得議霶與其友諸生張若仲日夜窮思所出入各條記合之十數萬金無少差號冊報

老胥及排官驚以為神父喪乃得歸然自是得嘔血疾議霶
性豪邁見天下將亂愈輕財結客招致外方異人士之有技
勇精擊刺者皆館之左良玉之内犯也議霶與九江毛玨任
濟世謀與其客之壯武者將柯陳兵過之九江與當事議不
合散去九江隨破及金聲桓入南昌議霶曰大亂至矣坐守
田廬以待誅夷乎立挈妻子走建昌已乃依甯都魏禧結廬
翠微峯變姓名為林確齋既若貧種茶冠石親荷鉏灌植弟
子皆負擔以從所製茶高妙遠近號曰林茶晚工詩善二王
草法雖居山中求書者不絶也年六十一而卒同時有八大
山人者亦南昌宗室也補縣諸生國變後棄家為浮屠奉新
山中居數年精其法陞座稱宗師者二十年臨川令聞其名

延至署歲餘忽不自得陽狂走會城被葛布袍歌於市中忽大笑已而痛哭人莫測也久之留止其姪家山人喜水墨畫花竹怪石蘆雁汀鳧倏然有出塵之姿草書亦怪偉人得之爭藏弆以為寶然遇貴顯者則閉拒不肯畫雖以數金易一石亦不可得持綾絹至直受之曰此增我襪材貧士山僧買酒招之飲二升輒醉從潑墨淋漓雖數十萬幅不厭已而閉口不復言人至則掌書啞字示之而喜飲愈甚人饋之酒持觴笑不休醉復欷歔泣下其他文字皆古雅幽澀然秘不示人

逸史曰明季宗室幾百萬所在暴橫恣為非法而在南昌者尤甚民間號之曰釐神及遭闖獻之難所暴屠戮亦幾盡矣

此亦氣運之數天道好還之驗也而中尉獨能以禮自持旣罹大故隱居自力易姓以避患豈非宗室之賢至山人之佯狂其行愈跪而其志愈可悲矣吾是以附諸列傳焉

卿上儀字維正武進人由武科進士官海鹽遊擊雖在軍旅恂恂若文士雅歌高會酒酣閒一賦詩居官甚廉或告之曰將者知信仁勇嚴不聞以廉取一介何傷笑弗答也經亂隱居躬耕紫雲山麓有盜劫行舟上儀彀弓射之百步外中其目盜乃適舟人造謝不見又嘗負薪三百觔行山中汛兵欲奪之盡為所縛兵乞哀縱之去海甯祝洵文集隱君子十四人計其齒盈千齡目曰千齡社上儀與焉席上詩成上儀擅場其高風可愧明季諸名士矣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間愛勞山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蹤迹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間一讀書輒欷歔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即墨黃生萊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人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為生痛飲兩生度其胸臆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乘馬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深溪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是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辭去先生蹤迹既無定或留

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歲壬戌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與往來者視之見容貌憔悴神氣惝怳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即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乃自縊

錢老人不知其名字里居自言江浙間人以歲貢為永曆監軍道遇黃鶴山人於滇欲偕之入山山人曰君用世之心太重世緣未忘何能修道後二十年有湖州進士嚴曾所者與君相遇乃君歸宿之所也及永曆亡錢間關至浙江衢州府寓居江山縣而嚴曾所於丁未成進士其鄉試舉主江山令也庚戌至縣謁其師錢猝與相見問曰君為嚴曾所乎嚴訝之老人具以山人之言告時已年八十矣其明年扁舟竟至長興嚴館於其家日膳雞一隻優遊十月而卒檢其囊有蠅

頭小楷書數卌首載晉王導傳以其中興佐命也又著論以秦檜為有功於南宋自言嘗上書瞿稼軒勉以謝東山事業蓋明之遺老也而不肯自留其名悲夫來時有一蒼頭老人歿去為頭陀名白眉云

酉陽楊正經通音律善鼓琴代父為宣慰使崇禎二年調兵入援立功山海關宣樂諸城既復正經上鐃歌十曲帝嘉其聲調雄麗使定郊廟樂章嘗鼓琴便殿為太古聲帝稱為渦於師襄因官太常賜琴二甲申之變正經抱賜琴亡匿淮陰祝髮為僧布衲芒屩作西方風木二操寄思君親吳越遺士聞而悲之先是上有御琴名翔鳳既亂流入民間濟南李生購之歸正經每歲先帝忌辰日輒從淮泗至李氏拂拭御琴設

玉座拜奠如禮會南海屈大均至請正經鼓琴正經奉御琴不敢彈乃陳賜琴伏拜鼓一再行敘寫家國破亡之故變徵哀愴驚飈驟起林葉飛落聽者皆泣下大均為作御琴記留一月別去其後不知所終

南疆逸史卷四十一

南疆逸史卷四十二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三十八

逸士

李孔昭　李安世

萬泰　汪渢

邵泰清　嚴書開

張次仲　李天植

徐枋　張來鳳

張中發　謝遴

巢鳴盛　包捷

王介之　　王夫之

張若羲　　徐復儀

李孔昭字光四蘇州人少負儁才有文名壬午舉於鄉見天下已亂不願試禮部友人強之則曰吾丈入試必售策名吏部則王身也何以報國已就試果中式歎曰天下事不可為吾能掌擎日月乎古來仕未受祿猶謂之士可以潔身遂不廷對歸盡賣田宅遣僮僕挈妻子奉母入盤山結茅以居親鄰勸阻之不顧明年三月而國亡縉紳或死或降無得全者然後知其先機也布袍草履採樵日給痛念先帝築土為壇日哭臨其下服縗絰者三年歲時必祭焚紙錢焉春秋佳日或黃冠徧遊山寺獨吟賦詩人莫測也久之乃競傳有李進

士避地云妻早卒不復娶玉田江山秀其同年也往訪之薊蔬設食一童子進具食已江問郎君何在指童子曰此是也命之拜江愴然為出涕孔昭怡如此也有時風雪絕炊見母饑輒伏地痛哭母感動忘其貧山中人見者皆泣有孝廉某將赴公車既而曰我出郭門一步何面目復見李光四哉止不復去其感人如此當是時

大清定鼎畿輔秦晉齊魯次第入版圖

世祖隆禮明士大夫招致即投顯秩士之匿迹山澤者咸出孔昭同年生布列朝內皆欲引以自助而孔昭愈避匿巡撫宋權遣使致禮幣使者入山逢負薪者問曰李進士家何在以手指示之揭擔去及門不得入訪之鄰叟叟曰嘻若所見

山口負薪者即是也欲追之不及明日再往則室已虛矣巡
按御史陳某疏薦於
朝有司物色之不知所往翰林學士梁清標以事至蘇門入
盤山求一見孔昭先期遁留數日卒不出清標歎息寄詩於
僧寺而去久之北海富人某賢而好士願以重禮迎至家塾
辭不可富人曰某非敢以課子溷先生也敬先生學行令弟
子日侍左右瞻動止聽議論以為矜式且先生苦形勞神而
甘旨不給太夫人老矣某願進私財以備朝夕之需可乎孔
昭見其誠白母就之日與學者講濂洛之旨旁及禮樂兵刑
術數之書嘗曰吾少讀書志在輔治天下不意出遭離亂習
隱盤谷樵給養母志荒學落諸君勉之學豈以時世為廢興

哉終不及科舉之業未幾母亡哀毀嘔血竟得疾以卒庚子
正月七日也年四十八子稷亦好學能承其志
逸史曰余敘次隱逸諸君子而在西北者絕少已乃得真定
梁相國所為李進士傳讀之而驚嗟乎北真隱者矣名可得
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梅子真蘇雲卿之流亞歟真定之言
云爾余無以易之
李安世字泰若餘姚人父槃承天府推官以抗直守禮忤巡
按御史自劾歸號理學名儒安世外和內剛有遠識萬曆乙
卯舉於鄉十上公車及崇禎癸未以泗州學正給由北上年
六十矣鄭舟有少年生甚都雅問之則楚士赴禮部試者也
少年曰應舉以求第也君十上而不收得無所業文誤之乎

試觀所習安世世因出行卷視之笑曰若爾安得售舉而投之水安世老翁宿素以文知名至是為少年所呵矍然自失下拜愿受教少年乃投文三十首曰業此售矣緣道疾讀未終卷及試果得第遍訪少年所在終不見問之楚人亦不知也於是人謂神投云既廷對當得官慨然語其弟建曰吾驗之大勢察之人情會見都邑麋鹿遊矣廟堂之上怡怡如燕雀之巢幕而不虞勢之將顛已矣吾與汝速歸猶免於難乃以歲除促駕出都歸而杜門不出明年三月京師陷南渡不謁選魯王監國以吏科給事中召不拜順治中有同年生來守郡數訪問之稱疾不見守一日屏騎從淡入其廬堅卧不起守造榻前見敝帷布被蕭然若寒士歎曰君何自苦乃爾

聖朝方懸高爵網羅山林士君可强起乎不答曰吾力猶足贍君亦不答臨去乃曰老疾不能謝客君其恕之守歎息曰不圖今日見真高士終不報謁既耄禮容不衰見子弟無惰容風骨峻整嘗遊吳山疾趨躡其頂顧見少年扶掖不能前爲之笑晚製一舟攜書卷釣竿往來藍溪自號藍溪釣叟年九十卒弟盛世字生虞庚午舉人授青豐知縣有能名忽夢其父朝服至呼曰兒速歸驚悟次日解綬辭上司民固留之不可行未抵里流賊破其縣攝篆者闔門殲焉國變與安世偕隱

逸史曰余聞諸邑人閔未孩曰崇禎庚辰先贇忠公司理嘗語以三年國且亡未孩曰然則公何尚應舉也司理曰為人

臣子自有職分不濟則以死繼之我敢避難乎今觀二李公名既成矣子然高蹈而司理湛身以殉難各行所志其於識時變明去就一也皎然大節不欺其志豈以仕宦為利祿妻子計哉嗚呼明此義者可以仕可以隱矣

萬泰字履安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太祖起兵賜名斌北征戰沒贈明威將軍子孫世襲寧波衛指揮遂為寧波人七傳而為萬表泰曾祖也官南京中軍都督同知雖武臣而好讀書談道時推理學名臣至泰遂之以文顯舉崇禎丙子鄉試為浙東名士之冠當是時東南文士方以社會相標榜吳中為最甚而每慕浙人獨泰內剛潔外和易諸士樂就親之魯王監國授泰戶部主事泰不受職而任寧波勸分之餉以給

義師監國既入海遂辭公車不復應世事間一出游則與遺老高士聚於野店僧寮問閭户而語侍者但聞其嗟歎聲友人高中丞黃晦木嘗以事繫獄泰聞之慼然曰吾不出獄不解也為至會城以奇計出之人莫測也其後扁舟游粵東返棹有同年生毛沂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泰獨收載親具藥裹洴得生而泰以病至九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為恨事隨行者問之家事不答丁酉十月也年六十子八人皆才而好學季子斯同尤精於史康熙己未開局修明史崑山徐司寇延之入京以史事屬之未畢而卒與余善

汪渢字魏美錢塘人孤貧力學年二十二舉崇禎己卯鄉試

未聘婦也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渢不許而錢太守以女字之既成禮渢從容謂之曰吾本寒儒得聯姻貴室所望知義理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麗珥綺繡之飾毋庸也錢是於是去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作南都既亡奉其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復返錢塘僑寓北郭自是不復入城市嘗獨身提藥囊往來山谷宿食無定處母老思得渢一見渢間來定省然渢自能來家人欲往迹之即不可得妻家欲强渢試禮部出千金視渢妻曰能勸夫子駕則畀汝對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事或饋金為壽不得却則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饋百金拒弗許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而渢尤峻介監司廬其閭其名欲

見之一日偵渢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渢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監司愴然不知應者之即渢也已乃遣人過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舫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監司相得甚歡獨渢不至已知其在孤山放舟就之則排牆遁去其後出遊匡廬黃山白岳所至與異人高士交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投黃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有八病痰咳一日晨起視日曰可矣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逝與四明黃宗羲寧都魏禧交最厚宗羲誌其墓曰渢遇好友飲酒一斗不亂氣象瀟洒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魏禧曰渢與余往來談甚多不能記於當世蓋熱中人也

逸史曰余觀壽民泰渢三人者（按沈壽民在四十卷此語似當在此卷中）皆具用世才既與世忤遂晦迹窮餓終身不肯稍變其節彼其於大者不試而姑小示其異而世即其小者以傳道而奇之究未知此三人也悲夫

邵泰清字以規仁和人性狷潔不苟言笑家居以孝友聞大母病嘗籲天願以身代病良已兄客粵東或言已亡泰清日夜號泣目為失明歲餘得兄書言無恙則大喜目明如初人以為孝友所感崇禎癸酉舉於鄉其座主武進王章也甲申三月章為御史巡城京師破章遇賊大罵賊攢槊刺之死泰清聞變慟哭累月已乃聞章死斵木書章神主設於寢朝夕焚香歲時陳脯果以祭酹酒而哭往往失聲如是者三十年

乙酉後屏迹不入城市布袍草履隱西湖之呼猨洞有同年生寄千金於其家人無知者其人死泰清走數百里訪其子而還之年七十八歲所著有忠孝見聞錄甲子紀言若干卷

逸史曰泰清非悲其師悲其身之不得如章之殉國也而一時之靦顏負國者獨何人哉

嚴書開字三求湖州歸安人也父爾珪廣東參政書開幼警敏八歲能屬文參政攜之宦游所至交其名士弱冠舉崇禎癸酉鄉試座師汪文烈偉也後十年而國變偉殉節書開聞之慟哭將往經紀其家會丁母憂居喪愈哀毀服除乃走三千里抵昌平哭覲莊烈帝陵盡哀日翌刲牲祭文列於陵旁又哭守陵校尉王鴻羽歎曰咫尺京師都明之貴人達官無

一停驂者予何人乃哀若是義士義士川人聚觀者亦歎息泣下既歸杜門不復應公車與里遺老三四人為問道社研濂洛之旨旁及兵刑財穀屯田水利諸經濟學可裨世用者慨然欲著書傳後然若多病不果溧陽陳名夏合肥龔鼎孳皆書開同年友入仕

本朝方貴顯知書開材遺書勸之出將薦之書開堅拒焉性孝友參政嘗卧病百藥弗效沈思曰其殆中暑蠱乎即裹糧踰五嶺求靈草徬徨山澤無所得號泣於道恍惚人有告以九華山者遂至九華遇異人授以方父疾果愈撫庶弟如子歲凶出家財三千金為縣輸逋賦倣范莊義田贍族人之貧者至今不廢戊亥間海上師起邑中大姓為羣不逞所持輒

誣其通海甚者誅夷竄塞外書聞家故饒裕坐是大困縣令困强之就試宗人或怖之曰子不出禍且及宗書聞歎曰矰繳遇野鴻鵠安翔且奉先人遺體可令乏祀也耶乃赴甲辰會試未畢事即移疾歸學士葉方藹得其五策奇之曰此真通知古今老宿也時甫變取士制廢經義用策論主司欲以冠多士及次場文不至歎息累日然猶刻其文為程式頒之天下書聞晚愈自晦結廬臯亭山山人衲子相攜徘徊澗壑往往經歲不歸自號逸山卒年六十有逸山文集十二卷最受韓昌黎文手評數十部故其古文道健有法然弗輕為人作也

逸史曰古之高士有司式其廬今之高士閭巷小民得劫制

之以判其節而欲望士知忠義敦禮讓其可得乎逆山與余
叔履庵諱潔外兄弟也嘗避地余里故得而備論之
張次仲字元岵海鹽人八歲割股以療母疾及爲諸生撫按
欲旌之次仲曰童幼無知可以之沽名耶父與亭父訟逮治
御史次仲偕父坐獄於庭父不勝將杖次仲匍匐請代御史
曰何與汝邪流涕對曰父子之情明府自伸法某自盡子道
耳御史義之爲罷訟舉天啟辛酉鄉薦居鄉耿介不以一牘
干有司同學以御史行部次仲問曰子何道以稱職同學曰
當今事何能爲且因循去耳次仲怫然曰天下事敗於因循
久矣非所望於子也嘗因郡中禜雨語士大夫曰二月以來
無日不雲無日不雷而雨終不至諸君知其故乎天憐斯民

且雨天疾鉀士又不雨徘徊兩岐詩所謂天之方蹶也聞者咋舌國變閉門書不復出與同邑朱朝瑛俱以經學為學者所宗朝瑛字美之崇禎庚辰進士嘗知旌德縣遭亂棄官不仕受業於閩黃忠烈石齋忠烈邃於易作易歷以推古今世運之治亂無不脗今世莫能究其旨獨朝瑛投之既窮老與次仲貫穿諸經各張其說亦時相攻難朝瑛所著有五經略記纍庵襍述次仲有易經玩辭困學記待軒文集皆傳於世里人陳之遴仕

本朝既執政薦之命有司具駕次仲不行有却聘書世以方謝枋得之書焉卒年八十八夫不沾沾隱遯為高而纂輯經學名在儒林斯人也隱而顯矣

李天植字潛夫登崇禎癸酉賢書國變後隱居海鹽之乍浦龍湫山禿頂披緇衣二十七年不見人家酷貧無子又病瘧氣日仰卧讀書常累日絶炊晏如也無僮婢獨老妻在室頹然相對辛亥元月江西魏禧至浙聞其名因其里人周雲球訪之時年已八十二矣耳瞶於粉版作教使客亦書所言相酬答且曰身避海濱無從知識天下賢豪君來此得交幾何人禧具疏所友姓氏及自道出處潛夫視之而泣出所著作示之視其几禿筆敗墨空無有也禧乃檢篋中得筆二管墨一笏贈之且以白金五星進曰以具十日糧拒不受五反禧曰是非盜跖樹也乃受之不能飯客雲球攜酒餚往同飯洒泣而別曰吾終古不復見子矣禧語雲球欲聯數同志欲扶

月供月致米五斗銀五星俟其考終則人出一金殯之雲球
往致禧意潜夫不可堅謝之及明年三月而卒所著有壑園
山游諸集魏禧曰嗟乎潜夫身為孝廉四十年使肯挾其才
干當世何必不富貴即志求取豈無故舊仕宦足給其欲亦
何至貧困乃以老且死而不悔也禧之欲為狀月供也以語
徐昭法枋枋曰李先生不食他食君力所不及聽其餓死可
耳後聞其堅謝也曰吾淺之為大夫也
徐枋字昭法長洲少詹事汧之子也少負才名善書畫崇禎
壬午舉於鄉乙酉江南不守汧將死枋日號泣於側曰大人
義不可不殉國兒何忍視父死汧曰汝未仕可無從死殮吾
骨入山可也既葬乃携家隱靈巖山布衣草笠終身不入城

市然其名愈高督撫藩臬之莅蘇者往往願與之交遣使持書幣往聘拒不納其後睢州湯斌撫蘇愈欽其節屏騎從從一吏徒步入山候之三往卒不見布席拜門而去斌固名儒其撫蘇也以德化民治行為數十年所未有而枋不肯一屈節由是人愈高枋之行而歎撫軍之能禮賢也時絶糧則遣僕持畫幅易粟於鄉農農知其畫貴重輒得善價貴冑世家或以金往購則叱去不與督學副使劉果按吳謂教諭姚文燄曰邑有高士可聽其閉門餓死邪解橐金餉之及叩門一婢出應從門隙中窺見與從跟蹌奔入不復出文燄候至暮乃歸蘇人為作閉門行樂府以紀其事

逸史曰余聞昭法居窮山有盜嘗入其室枋曰吁汝猶未諒

我邪盜曰君幣聘嘗至門闔無餘積材曰余不受也焰灼之至爛體賴鄰僧有善藥得不死先是江西有新建徐世溥者字巨源父良彥工部侍郎世溥名家子好學能詩文名傾一時吳楚諸名士若艾南英劉宗伯等皆相結納及國變避居山中巡按御史將薦起之遣郡推官持禮幣迎焉世溥却之既去盜蹤至曰金幣安在世溥辭無有盜怒炙之至死嗚呼人患無名而世溥以名殺其身昭法亦幾殆甚矣名之為累也必若古之蘇雲卿之屬者斯為真隱也

張來鳳字公儀真定闔晉人崇禎中舉於鄉甲申京師陷賊南降附偽詔舉人詣京授職而來鳳與邢州寸包皆不應真定偽知府某劾來鳳抗詔自成曰是有大志者遣使以防禦

使徵用防禦使者偽職位知府上偽知府懼偕使奉詔至縣
來鳳不出及門又不出偽使款語家人勸之及堂來鳳被髮
徒跣出罵曰汝賊也何為入吾室我大明孝廉恨不寸磔狗
賊報皇帝仇豈為爾屈批二人頰仆地奪偽詔碎裂之大呼
殺賊二人驚悸擀頭竄自成大怒檻車徵之會賊敗已乃未
幾又以不薙髮幾被收母流涕謂曰汝一諸生不審大勢將
禍我耶不得已聽許遂陽狂謝人事易名起鴻與門生趙球
屏居田野趙球者安肅人有奇志事繼母至孝既學於鳳甫
五日請歸來鳳曰嘻何遽耶球有老母不敢久違曰然則姑
留五日送子歸耳五日以其母與妻忽至則來鳳遣迎之也
球泣且拜來鳳乃割田宅養之與之砥礪經世之學來鳳既

博學高邁而琰亦慷慨自負不屑屑應舉於試兩人相得甚歡其後琰寢病來鳳往視進見所居有白氣起如虹驚曰趙生死矣此其徵也疾驅至門而琰果死家人告曰死時口吐白氣衝屋上來鳳哭而撫之曰嗟乎趙生已矣吾復誰與言乎遂鬱鬱至病而死刁包字蒙吉己卯舉人

逸史曰賊入京時亦以爵祿餌士士之為所污者何限而來鳳獨奮罵拳擊使者壯哉烈矣使賊未敗身必屠戮豈有悔哉此其節過於漢之龔勝也使明之臣子皆抱是節賊何至入京悲夫

張中發字自志杭州人與汪渢同舉於鄉避都雅疎眉脩髯幼時父課之學每早命題構文成則許盥而食以為常終歲

率得文三百五六十首國變移居山野不復出以醫活人有司脅之就試不得已至彰義門而返西湖三高士皆孝廉之避世者中發其一也督學使者欲見之不可伺其出要於路輒避去乃復設醮湖上以詩請禮無一至者妻死弗娶嘗閉戶默坐以壽終

謝遴字東先宜興舉人國變杜門不出種菜一畦陳檢討維崧寄之詩曰半畝牛宮繞菜田鉏畦汲水獨悠然芒鞋一緉千金值不踏城中二十年

巢鳴盛字端明嘉興人丙子舉人國亡隱居絕迹城市時都疏四起家為所掠愈窮空於繞屋種匏大小凡十餘種長如雞頸纖若蜂腰杯杓之外室中所需器皿莫非匏者遠近爭

倣之今攜步乾樽盛行使始於孝廉也時孝廉避世者猶聞
賓客獨鳴盛一不與世接故其名尤高

包捷字鷲幾吳江人壬午舉於鄉孫兆奎之起兵而死也捷
往哭之及吳易遇害陳尸不收捷閒往棺殮焉為位而祭避
地穹隆山灌園自給往來者惟徐枋諸高人詩悲涼慷慨有
西山集

王介之字　　弟夫之字而農衡陽人也崇禎己卯壬午兩
人聯舉於鄉國變遁迹深山皆不薙髮壬寅後有以介之違
制告者總督羅某召訊勸之薙髮不應背公堂而坐羅不得
已令左右持之薙其髮放還有老卒遇之大慟介之歸鬱鬱
死而夫之得免年八十餘方卒癸酉歲也吳逆僭號命偽巡

撫李士受訪明遺老以書幣聘夫之出授以職不可強之再三終以老辭詩文艱澀不可解二子力耕能孝廉故得完節云

張若義字昊東華亭人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後潛身家庵破屋數椽躬自灌園秀水朱彝尊嘗訪之郊西荷鉏戴笠相揖於紫瓜白莧之間與處士吳騏善暇輒相酬倡其同年進士上虞徐復儀字漢官兩都既覆哭泣失志所居下管山中日夕貿貿環山行幾忘寢食也竟投崖落深谷死聞者哀之

南疆逸史卷四十二

南疆逸史卷四十三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三十九

逸士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年十七舉於鄉萬曆庚子也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友兩家相去十里寒暑過從討

論經術研究濂洛諸子宗旨不為詞章訓詁之學居父母喪
與弟盧墓六年巡按御史旌其閭天啟中左光斗魏大中周
順昌以劾逆奄被逮皆奇逢友也時善繼方贊閣部孫承宗
軍於榆關奇逢遣弟奇彥上書孫公曰左魏諸君邦之楨也
橫被奇禍舉朝扼腕而曾無救援者昔盧柟荐男子耳謝榛
以布衣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
哀湘而弔賈乎李夢陽在獄何大復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
康海至不自愛其名今左魏之品可方夢陽非盧柟所敢望
奇逢一介書生無由負斧鑕詣闕下尚慙謝榛閣下名位比
肩文襄豈至出康海下乎孫公得書心動即疏請入朝面陳
軍事將為申救忠賢聞謂與晉陽之甲大懼夜繞御牀而泣

馳詔止之時誣諸君皆有贓酷刑以追不能應奇逢與鹿太
公及其友張果中倡率醵金助餽士皆願輸得數千金挾入
京而諸人相繼拷死乃經紀其喪殯當是時奄黨邏校士衞
巷皆滿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故鍵戶而奇逢慷慨靡顧禍亦
卒弗之及孫公高其義識其才欲奏為職方郎中與共事奇
逢顧時不可為自陳愿老公車烈皇帝立廷臣交薦辭不就
崇禎九年容城被圍率宗人鄉戶助城守城賴以完優詔褒
嘉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流寇日熾
將逼畿輔奇逢攜家避地易州五公山斬茅雙峯宗姻門生
依以保者數百家練兵勇飭軍實申期約輯奸究暇則講詩
習禮修喪昏冠祭儀節四方搶攘獨山中弦歌俎豆不廢賊

閒相戒莫敢犯者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國變後閒蘇門山泉石幽勝復移家萊蕪山堂靜坐玩易象教子孫勤穡給食門人負笈來者隨所指孜孜奬命其學以慎獨為宗於人倫日用閒體認天理嘗言後生非復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無補夫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之不盡者故其學與年進老而愈密人無長少貴賤咸接以誠道行於州里鄉黨耕夫牧豎皆知敬愛每春酒熟百花咸放村鄰爭遣車驢迎至其家兒童歡喜曰我先生來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致弔者屬路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峯皆立專祠子孫遵其教咸有禮法孫淦壬戌進士中書舍人善鼓琴能承家業學晚年亦高尚不出門人最著者

睢州楊斌海內稱徵君或稱夏峯先生

逸史曰逸哉徵君也世亂不汙世清不激屢徵不起山居講學追蹤河汾王氏焉徵君雖逸乎其所漸被者遠矣

黃宗羲字太冲餘姚人忠端公尊素長子也尊素以劾魏忠賢死詔獄烈皇帝立忠伏賢誅宗羲時年十九入京草疏頌冤得賜祭葬贈官錄後再疏請誅曹欽臣李實二人受忠賢指論尊素而為大理考問者許顯純也及廷鞫宗羲袖長錐與對簿顯純訴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宗羲曰顯純與忠賢謀篡宜顯戮高煦宸濠親王尚不免何況外戚以錐錐顯純血流被體卒誅顯純流其妻子又與同難諸子錘殺獄卒顏紫葉文仲李實辯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空本填寫其故

墨在硃上屬所親行賄三千金宗義首陳所賄大聲曰墨在硃上賄成也復用錐錐實當是時宗義志氣憤發不惜一死報仇觀者皆裂眥變容賴天子仁聖憐忠臣遺孤成其志由是孝義之名震天下四方皆願交焉南都阮大鋮用事將起黨獄宗義幾得禍魯王監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御史累陞左副都御史及師潰奉其母夫人姚避居萬山中絕口興復事曰有老母在敢以俠名累吾母耶宗義少好學自謂以魯得年二十二讀二十一史日限丹鉛一本後逢難流離舟車茆店之內手不去編寒夜鈔書必達雞唱暑則穴帷通光以避蚊蚋受忠端命執贄劉蕺山然竟崇禎世詩文盟會交遊聲氣去其半至是避地山居乃大啟蕺山書深研默究以

為其學集有宋以後諸儒之大成作劉子行狀要其指歸之
精微由是言劉氏學者皆宗之又工文詞泛濫諸子百家及
名賢古文詩歌無不貌然欲與之並四方碑版志傳記序求
文者自遠方來旁及天官星歷勾股壬遁無不兼精東南文
士翕然附從皆稱黃門弟子丁未舉證人書院講會於郡城
戊申移席甯波甬上遂有講經會先後主海甯紹興講席所
造就士湛深經術其最著者陳紫芝陳錫嘏鄭梁范光陽等
皆登甲第顯仕於
朝及布衣萬斯大斯同昌明師學廷臣慕其名皆願其出己
未以博學鴻詞徵甲申以特舉遺獻薦皆以老病辭有司承
詔取所撰述關明史者繕寫以進宣付史館是時宗羲年幾

八十矣自為生壙於先公墓旁設石床一石几一諭以死之
次日舁至石床藉縟覆衾不用棺槨不作佛事諸鼓吹巫覡
銘旌帛紙錢紙幡概不用以生平所著書牘置石几上又恐
子孫不從作黎州末命一篇歲乙亥七月卒年八十六百家
遵末命葬安化山門人鄭梁誌墓銘塞壙門立石覆土焉其
講明儒學有孟子師說明儒學案吾悔集喪服制在仕也有
行朝錄汰存錄思舊錄海外慟哭記舟山記鬮西臺慟哭記
注其山居有四明山志台嚴記遊匡廬行腳錄今水經其星
歷有春秋日食歷授時歷故大統歷假如回回歷假如西洋
新法假如律呂新義氣運算法納甲結音其選輯有明文案
文海明夷待訪錄宋史補遺姚江文略姚江逸詩姚江瑣事

黃氏家譜冬青引其文集有南雷文定蜀山集南雷詩歷皆有成書不下百種友人私諡文孝先生先是忠端被難封翁太僕鯤溟公在堂宗羲事祖盡孝撫四弟於幼孤咸成立仲宗炎晦木季宗會澤望並有才名庚寅晦木以告變拘將殛大辟宗羲行冰雪中十指皆血求救於馮君道濟明得珠百顆獻大帥得釋其敦行如此叔徐素子木正亦志節士隱居注易終身冠髮不改一門羣從自承家學他姓罕比焉

盩厔李顒字仲孚好學篤行關西學者宗師之康熙乙未以博學宏詞徵不赴後

駕西巡入關

諭督撫欲召見以篤疾辭

朝廷嘉其志弗強也
賜以
御書匾額上疏陳謝文詞抵野侍臣見者竊笑之竟以自全
年八十餘終於家子孫守其誡力耕自給無應舉者學者稱
二曲先生時關中與顒並徵者有華陰王宏撰字山史父兵
部侍郎死難宏撰隱居華山讀書自勵聞博學宏詞之徵挈
家避之江南八年始歸始宏撰與李因篤天生同學趣好甚
密及因篤就徵遂與之絕關西為之謠曰天旱山高生沈史
標卒年七十五
山陰張岱字宗子左諭德元忭曾孫也長於史學丙戌後屏
居卧龍山之仙室短簷頹壁終日兀坐輒有明一代紀傳既

成名曰石匱藏書豐潤谷應泰督學浙江聞其名禮聘之不往以五百金購其書慨然曰是固當公之谷君知文獻者得其人矣岱衣冠輯損讓猶見前輩風範年八十八卒同時海寧談遷亦好史學明於古今治亂以明末有史尤注意明之典章文物以為華除泰陵之事紀載失實而神熹兩朝東筆者皆逆奄之舍人思陵十七年事變多故國亡史亦滅於是輯十五朝之實錄拔崇禎邸報補闕遺正紕繆以編年體自成一書名曰國榷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蓋士人欲竊其書憑藉為己有也遷慨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士升家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慎言膠州高相國宏圖皆以遷為奇士折節下之在南都欲薦入史館不果亡

何二公相繼對死遷棄諸生走昌平哭思陵將西哭慎言於陽城未至而卒丙申歲也谷應泰既購張岱紀傳後得遷國榷因集文士輯明史紀事本末蓋兩家體裁較他稗史獨完具而岱遷於君臣朋友之間天性篤至其著書也徵實覆覈不矜奇門文以作者自居故儒林尚之

嘉興施博字約庵研精理學以知明處當為慎獨切要功夫與餘姚黃宗羲善有往復論學書而慕孫徵君奇逢之為人嘗曰劉戢山吾師乎然未嘗執贄其門也乙酉後常寓宿東塔寺終身儒冠博袖晚乃講學放鶴洲引接後進有舉成宏名臣諸奏疏請正者博即下拜曰朴老衰愚無志當世君能為世道留意追蹤前賢甚善幸厚自愛蓋其故國之思耿耿

不忘也悲夫

山陰劉汋字伯繩都御史宗周子也宗周歷仕京師汋每隨侍其學多得之庭訓能承其志節宗周絶粒汋伏庭下悲泣及喪哀毀二十年坐卧蕺山小樓不復出父故時門生屬吏有官紹興者餽遺俱不受縉紳士請與講會亦不往癸卯卒令四子毋應科舉同門私謚貞孝先生

順德陳恭尹字元孝父邦彥既以起兵死義恭尹走增城父友湛粹破千金匿之更名鞠事闕乃復名焉博學能文章痛父志終身不出而名甚高粵東有大家皆以文名而恭尹父子忠孝爲不之愧云

南疆逸史卷四十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四十四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四十

逸士

沈壽民　劉城

張拱乾　楊湛露

魏禧　李標

王翃　張白牛

陳貞慧　呂章成

陶復　陳洪綬

鄭鉉　朱之璵

朱兆穀　葉振名

韓位　嚴瑋

沈壽民字眉生號耕巖宣城人也當莊烈帝時中原流賊充斥而疆事日亟廷臣多樹黨營私爭門戶相水火無一人肯為上分憂者上愈厭薄之思羅山澤之士不次擢用丙子乃詔復保舉之制而應天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壽民通知古今大略嘗感慨時事及公車徵至而楊嗣昌方奪情起視事中樞壽民慨然曰事有大於此者乎乃具疏劾之通政司張紹先不敢奏壽民遺之書曰無使並獲罪執事紹先不得已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疏入留中不報黃道周歎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吾輩愧死矣於是臺省何

揩錢增林蘭友及翰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道周亦以廷評揭嗣昌得罪皆自壽民發之壽民以此名聞天下亦以此報罷自是不復應舉與宜興周鑣讀書茅山阮大鋮在南京為任俠以新聲高會招徠丈士思以起用壽民惡之具劾嗣昌也並及大鋮於是顧杲吳應箕推壽民意出南都防亂揭合諸名士以攻之大鋮大懼閉門謝客然恨甚未有以發也及甲申南都建大鋮復得志乃先論殺周鑣欲次第按揭中姓氏誅之以壽民為首壽民變姓名入金華山中會國亡事解遂不及拯藜藿充食有知而餉之者謝不及受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守郡守朱元錫遺以金受而庋置壁中二年不發視溧陽陳名夏與壽民交名

夏仕

本朝入内閣將特疏薦壽民使人寓書壽民壽民對使焚之答書曰龔勝謝枋得智非不若臯羽所南卒以頑厥軀者緣以此物色耳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名夏乃止乙未始返故廬田園已半為人侵占或請直之官曰身既隱矣焉用直為當事聞其名候之不見或問之半道壽民望見冠蓋輒遁去乙卯五月属疾門人吳肅公侍壽民命之書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年六十九所著有閒道錄壽民性雖孤峭然其少時慷慨重然諾薦篤友誼自言才疎意廣甲申以前貲金至六百皆急朋友之急也

劉城字伯宗貴池人少負儁才與吳應箕齊名史可法開府安慶深重愛器之每大事諮訪焉崇禎丙子詔大夫保舉天下才智傑出之士與科甲並用江西布政使張秉文以城應詔既至銓司議以知州用城輒移疾歸其友人曰今國勢搶攘主上旁求俊乂搜及山澤藉以拯難子抱匡世材乃將試而復藏乎歎曰進士勢積重久矣我非甲科一旦出而與之爭衡徒自困耳即任仕事且有出而掣吾肘者何以副主上之知哉若夫言利以剝民齮齕用事大臣以得當人主博一官我又恥而不為也蓋指給事中陳啟新云歸而名愈高及江南建國廷議分江北地為四鎮駐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軍城聞之慨然曰禍始此矣亟上書可法曰四鎮多

桀驁不臣或起降盜非懷忠義朝廷亦非素以恩德撫循也主弱必叛敵強則降主敵皆弱則專制自為互相吞併干戈起於肘腋敵未至而先自敗矣公之出也名雖督師實不容於朝且既無老成宿將扶以俱行何以彈壓四鎮而收其用根本不固而恃四人者防江是使狼守門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動足後必悔之其後四鎮果跋扈不可制可法慨然謂幕客應廷吉曰國事決裂至此揆厥所由當戮四人以為大臣誤國者之戒昔之廷議封四鎮者高弘圖也贊成之者姜燕及馬瑶草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余也惟劉伯宗嘗予我書預言之吾愧伯宗多矣城見馬阮擅政知必敗杜門不出及江南亡吳應箕以起兵死難愈憤恨不自聊傍

徨山澤未幾竟卒

逸史曰當時保舉亦多得士惜未盡登廊廟也或試之州縣沈於下僚故卓然可觀者鮮若劉生者用世才也而迄無所試以悲死夫

張拱乾字九臨吳江人少沈潛好學為諸生有名太倉張溥張采松江陳子龍夏允彝方結應社幾社以招致四方能文士而吳江獨推重吳翻計名沈應瑞張起及拱乾為之冠南都建國阮大鋮報夙怨疏參復社指為黨人拱乾與沈壽民張名烈皆緹騎逮問會國亡事得解薙髮令下拱乾與其父君美不奉制為鎮將吳某所捕繫時同繫者四十餘人以次受戮次及拱乾父子吳帥忽沈思曰吾稔此人三吳才士也

杖而釋之拱乾乃翦髮爲冠日誦道德經杜門不出溧陽陳
名夏在政府雅知拱乾言於
朝以中書舍人召不就作荀彧田疇二論以見志部使者聞
其名請見皆不報戊戌己亥間海烽不靖江浙富室多爲人
告密填坐户流塞外者不可勝數故家鉅族莫自保其命拱
乾喟然流涕愈屛絶交遊坐卧一小樓顏曰獨倚親戚見其
匱乏饋之米則受進以金帛不顧也爲文初學昌黎晚喜止
齋同甫之文曰吾才小苦拘撿非此不足以拓心也年七十
四而卒無子鄉人私謚貞毅先生
楊湛露字燕侯宜興人兒時嬉戲拾炭畫張桓侯像絶肖人
奇之及長遂通五經書史百家與星卜陰陽卜筮之書靡不

研究弱冠領於庠有盛名遂為教授大師弟子著籍者數十百人周延儒之再相也重其名欲延致賓館辭不赴所親勸之曰公勢欲傾天下吹氣為雲噓氣為雨子試班東閣公卿皆日接席此功名之會也何辭之遽笑不答及延儒敗諸客親密者皆得罪人始服其高識年四十以明經當貢禮部會甲申國變遂棄去不顧南京不守散遣生徒歸掃除一室終日危坐意有所觸則走荒蹊曠野中撫膺長號家人救之然後得還蘇撫檄郡縣講學曰得賢而有文者以主講席縣皆推重湛露守令遣博士自家迎之湛露瞠目曰諸君何學之講耶言已涕泗横流博士咋舌還不敢復强揚閣部廷麟官翰林時嘗謁其師盧司馬過宜興讀湛露文奇之命駕到門

不肯見及閣部贛州死難則為位而哭之曰吾重知己也晚喜導引五禽之術然家益貧往往日宴未炊處之怡然縣官賜民年八十以上粟帛吏送至門辭不受年九十而終

魏禧字冰叔贛之寧都人與其兄祥弟禮並能文章而禧尤知名世稱三魏公為諸生試輒冠其曹及甲申之變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謀從曾給事應遴起兵誅賊不果已而謝諸生服隱居教授方流賊之熾也寧都獨遠寇禧謂其兄弟曰不可恃也倘猝至如老親何距寧都四十里金精山有翠微峯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圻自山根至頂若匠劈然緣圻鑿磴道梯而上出其上穴如甕口禧往相度笑曰是可避世因結廬其上移家居焉於甕口置閘

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南昌彭士望而確林齋樂平王剛
福清林全春廣濟舒益與禧姊壻邱維屏偕至問居講易讀
史學者所謂易堂諸子是也其後數年土寇大起圍都諸豪
家悉被略而翠微獨完禧有才智善擘畫理勢家肆居力為
古文辭凌厲雄健不屑屑橅擬前人好左氏春秋及蘇洵丈
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寫淋漓其議論偉如也年
四十乃出游涉江踰淮抵吳越閒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
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民西陵交汪沨乍浦交李天植常熟
交顧祖禹毘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橋木皆遺民也
禧名既高會
中朝舉博學宏詞科有以禧薦者辭不就郡守縣令督促就

道不得已舁至南昌固稱病篤撫軍某親往候之禧紮被蒙頭卧數息而去又二年卒於儀真舟次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時以博學鴻詞徵者凡百餘人獨禧與盩屋人李顒不豈顒字中孚以道學著關中或曰此易堂諸子以逸民也往往感慨重然諾立義聲公卿間子何獨取於禧嗚呼此乃所以為逸民也夫虞仲太王子受封有爵土柳下惠為士師而孔子皆以逸民稱之況禧之高節也與禧兄祥字伯子負經濟大略戊午楚亂大帥聘往賊營說賊將降為所殺人尤惜之要之有易堂之學而後可逸也已

李標字子建嘉善人精於戎機戰略軍律營陣壬遁諸書閣

部史可法碑為記室見事不可為乃辭歸與庶吉士魏學濂子一友善學濂公車北上標往送之謂標曰余夢斜塘見茫茫一片土無復雞犳桑麻行後得毋有變乎標戲曰君且富貴宜目中無人耳甲申學濂死京師喪還經斜塘標撫棺慟哭曰子一果妖夢是踐耶執紼者無不流涕及史公殉節揚州渡江會葬其衣冠於梅花嶺歸而繞屋皆種梅賦詩三十首自比謝參軍翱之於文信國云

王翃字介人嘉興布衣好學工詩旁精詞曲啟禎之間大雅不作翃然以起衰自任而知者寥寥惟平湖陸職方嗣端心賞之嘗造訪焉值翃滌硯河濱僕人問翃所在答曰我是也躍登舟隨以行家人不知也遍遊苕霅踰年乃反陳子龍司

理紹興胡往投謁子龍方置酒送客延入座賦詩前路夕陽外行人春草中之句子龍大稱譽為序其詩詞遭亂所居不戒於火惟餘小屋三間一拱婦爨一吟詠其中而介愈甚有故人官府寮者造之不見尋卒於京口無子人咸惜之

張白牛失其名字存壬錢塘諸生少不慧七歲時自家塾出遇一道人揖之道人曰童子知禮命拾瓦礫置掌中俄成七級浮屠金色炫目大驚吐舌道人即以手曳其舌長數寸其母怪之使婢問道人曰能使復故否道人曰舌長心開能讀書何傷母素好施因留道人食贈布二匹銀半兩道人食畢納銀布袖中索大紙覆几而出以小函授張曰他年汝父歸以授之遂去僕撤飯去紙則飯羹銀布宛然在也張自是聰

敏日記數千言長愈好學為文奇古十五冠童子試後試輒
高等名傾一時及父御史謝事歸病將死啟向所留函則藥
方也服之而愈鼎革後棄諸生服避居留下賣卜自給足迹
不入城破屋二間敗几缺足穴壁倚之以讀書邀蒼古亂鬚
髯如洪鐘日吟詩經史之外釋道三藏皆誦冬衣一敝苧衫
服砒霜問之則聊以禦寒親友饋遺悉不受李霨臣嘗見之
舌能果舐及頷也後不知所終

陳貞慧字廷生宜興人都御史于廷子也性孝謹無疾言遽
色而才氣豐溢于廷甚愛之周延儒在朝與于廷不相能及
為相欲脩怨於遺孤而聞貞慧才知不可辱則為好語慰藉
之貞慧不屈也徵士沈壽民及禮部主事周鑣讀書茅山共

持清議裁量公卿貞慧與諸名士貴池吳應箕芑山張自烈歸德侯方域宣城梅朗三蕪湖沈崐銅餘姚黃宗羲如皋冒辟疆翕然應之阮大鋮在南京蓄奴樂以新聲高會收召黨與利天下有事而行其捭闔壽民疏劾楊嗣昌亦及之陳貞慧乃與諸士謀推壽民意出南都防亂揭合攻其舉金陵廣業社也酒酣撥席引繩批根以為笑樂大鋮恨甚及馬阮用事閒周鍾降賊還先收鑣鍾入詔獄乃作蝗蝻錄羅織復社諸士以壽民貞慧為首欲大起黨錮緹騎四出諸士多亡命而貞慧被縛下鎮撫會國亡得解貞慧自是日夕悲哀埋身土室不入城市竟十餘年年五十三而卒黃宗羲銘其葬曰嗚呼是為宏光黨人之墓使人過之尚避其風雨其推隆如

此

餘姚呂章成字裁之大學士本曾孫也博學古文國變歎曰吾先世受恩三朝學不可廢今學成知無所用何名其藏書之室曰蓼園曰余集於蓼難誰謂荼苦者冬服毡巾夏或散髮每讀書臨文至三月十九之事未嘗不閣筆輟卷流涕太息也改輯周興嗣千字文紀有明一代詞核而義嚴士大夫多傳抄之

會稽陶復字克幾九歲在塾聞烈皇帝殉社稷即閉戶哭泣不能止母兄怪問之對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復雖幼君父同也若何不哭痛及長力學絕意進取授徒自給竟五十年大布之衣卒友人私謚貞安

陳宏綬字章侯諸暨人工於畫崇禎間與北平崔青蚓齊名號南陳北崔土木形骸垢面敝衣不事脩飾惟喜精筆佳墨日作大書一紙楷書一紙閱漢書二頁既已即揮去取酒放飲醉輒罵當路諸公顧獨敬畏劉蕺山聞其語音即卻步自歛蕺山亦喜與之語謂曰章侯聊復飲乎及蕺山没懸其遺像朝夕禮焉自題其像之曰浪得虛名山鬼竊笑國亡不死不忠不孝晚歲遇田雄於坐使酒大罵雄錯愕不敢犯也著僧服稱老蓮天下因呼陳老蓮云

鄭鉉字玄子錢塘諸生崇禎中四子文社甚盛而杭有讀書社以文章氣節相期張岐然汪浩虞宗玫馮悰及鉉皆與焉當時稱岐然力學宗玫孝友宗深沈而鉉卓犖嘗與吳應箕

黄宗羲沈壽民等會於西湖日夜棹湖舫論古今各持意見不下鬨聲沸水然各相引重國變社士皆散歧然更名濟義浩名濟月逃之僧鉉謂其子淵曰梅漢福變姓吳門宋謝翺不返汐社皆有子而棄不復顧我欲為梅謝之事汝毋蹤我為遂去不知所之久之淵聞父在上栢山中尋之莫遇餘姚韓貞武文俠士也嘗入海往來上栢宗羲疑其知鉉所在私問之亦未見或曰鉉糾烏合死義也淵字元澄痛其父縱酒而卒

朱之嶼字楚嶼餘姚人嘗為黄斌卿記室斌卿死浮海之日本乞師長琦王留客以書達東京大將軍許發罪囚三千之嶼以不發兵而用罪人身入東京面陳方略閒海師潰乃留

東京自國王以下咸師奉之為建學設四科闡良知之教曰本於是始有學國人稱為朱夫子諸王以其遠客納侍女十二人竟不一御縣人張如皋自長琦島還傳其事其孫浮海往省白迎致之意歎曰此雖異域猶得守衣冠者卒不肯歸在日本四十年終而葬焉

逸史曰昔管甯避地遼東後世獨傳述之況潔身入海外者歟夫侏儒卉服之人而能使人主尊崇學術飭傳館致隆禮焉必其材智有過人者而肯舍所崇奉之地以返於故棄窮困之鄉乎然其志亦可悲矣

山陰朱兆殷字夏夫少與張司馬煌言友善負材略明季武備廢弛兩人共謁紹興知府于穎勸穎招募材勇東南當有

反側者未幾東陽許都果起連破數縣郡以有備得不動由是知名及司馬從魯王兆殷戮力兵間襄其事後潰入海送至沙埕而還甲辰司馬被害葬南屏山北殷每春秋攜雞酒哭奠年八十餘而終其同縣葉振名字介韜亦司馬友也家貧奉母至孝丙戌後妻死不娶居壞室書心喪謝客於外扉饋無喪也友至藉鄰火煮栢葉代茗餅啖友不廢酒友不飲則自盡之壁柱所標大約以死為樂擇死之最著者首丞雷行道上穆穆如無人司馬死振名登越王臺陳酒餚為文六千五百餘言哭而祭天下聞其風而義之死時六十八無子友人王某殯之云

宛平韓位字參夫嘗從高攀龍講學著道統錄甲申之難潛

自宣武門出至南京明年南京不守留其二子淸涼山麓遂浮海去長子更名田字耕良次子更名畱字石耕畱痛其父四十不娶從寄食所攜止一琴然所善南昌王子一金陵龔柴丈閬中王榮夫亦未聞畱嘗鼓琴也辛丑秋送屈大均於秀水為鼓一再行悽然別去其冬病卒兄田乞貸殮焉常熟嚴㻞字伯玉大學士訥孫也始為岐陽王賓客後入何騰蛟瞿式耜幕府瞿何沒攜家隱獞人洞嘗一省母還里後竟入洞不知所終嗚呼若二君者眞可謂避世也已

南疆逸史卷四十四